

布爾什維克地下活動年代

尼基福羅夫著



新文藝出版社

尼 基 福 羅 夫

布爾什維克地下活動年代

孟 虞 人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 上 海

П. Никифоров
В ГОДЫ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ГО ПОДПОЛЬ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2

布爾什維克地下活動年代

原著者	蘇聯	尼基福羅夫
翻譯者	孟	虞人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刷者	上海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

書號 (699) [I III 53] 類別 文學—報告
字數 286000 字 開本 787×1092 1/25 印張 16 2/5
1955年1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28100冊
定價 15,00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老布爾什維克尼基福羅夫的自傳體小說。他一生曾當過富農的牧童、木材廠的上油工、商店學徒、電氣匠、水兵……

沙皇黑暗統治迫他走上革命，他在黨的教育培養下，終於成為最堅強、最勇敢、最忠實的布爾什維克。

書中描寫他一生最驚險艱苦的遭遇（一八八八年至一九一七年）：曾幾次領導罷工；長期潛伏在水兵中作地下革命活動，曾幾次被捕，幾次逃脫；當時搜捕很急，黨曾一再勸他避居國外，但他決不肯離開火熱鬥爭中的祖國；結果終於被捕，並曾被判死刑；他在監獄中仍時刻想越獄逃跑，並不斷發動囚犯對監獄制度，對殘暴的獄卒，以及對孟什維克等革命叛徒進行堅決的鬥爭；二月革命後，他從監獄出來，又投入了新的革命風暴，繼續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

書中所寫的都是真人真事。從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俄國幾次大革命之間的各大事件，在書中差不多都有簡要生動的描寫。

原文出版者的話

老布爾什維克，一九〇四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員普·姆·尼基福羅夫所著自傳體小說，曾在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以革命的螞蟻爲書名出版。現在本書又由普·姆·尼基福羅夫本人加以大修改，並改用新名布爾什維克地下活動年代重行出版。

本書並不企圖廣泛地全面地敘述我們黨在沙皇專制時代的生活和鬥爭，它是布爾什維克地下革命活動的參加者之一的藝術性文獻的中篇小說。

作者告訴我們，普通的布爾什維克怎樣在布爾什維克黨及其天才領袖列寧與斯大林的領導下，發動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兵士和水兵參加革命鬥爭，怎樣組織和團結勞動羣衆，幫助他們爲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準備作偉大戰鬥。

在小說中表現出了那種決非任何沙皇的監牢、苦役所能征服的布爾什維克地下革命活動者的勇敢和不屈不撓的意志。

目次

原文出版者的話

第一部.....一

在西伯利亞的農村中.....三

商人柯壽烈夫.....三五

柯爾聶依·拉普杰夫.....六四

在官吏們中間.....八二

發端.....九四

在彼得堡.....一〇七

『北極星』號.....一二〇

喀琅施塔得起義.....一四三

保衛喀琅施塔得人.....一五〇

在第十四海軍兵團中.....一六一

反動勢力轉入進攻.....一六六

第二部.....一七三

在克里米亞的地下活動.....一七五

擅自作主.....一八六

組織秘密職工會.....一九一

罷工.....一九七

敖德薩的客人.....二〇四

在田野上，在道路上.....二一〇

又到了刻赤.....二二〇

在巴庫.....二三五

流浪.....二四〇

在單人牢房中.....二四七

脫逃.....二五五

第三部.....二七九

又到西伯利亞.....二八一

在監獄中的鬥爭.....二九〇

審判.....二九八

挖地道·····	三〇六
革命的高潮·····	三二二
亞列山大羅夫斯克中央監獄·····	三三一
企圖逃跑·····	三三九
監獄的日常生活·····	三四〇
十四號牢房·····	三四〇
戰爭·····	三四五
關於伊爾庫茨克監獄中挖地道的案件·····	三五二
新監獄長·····	三六三
上『阿穆爾』旅行·····	三六八
一九一七年·····	三七六
走上自由的最初日子·····	三八四
在新的革命的暴風雨前面·····	三九四

第一部

在西伯利亞的農村中

奧堯克村坐落在雅庫梯大路上——這是一條通往遙遠的西伯利亞流放地的古老的道路。這條大路一直從奧堯克村穿了過去，把這村子分隔爲兩半。

在上世紀末，奧堯克村在西伯利亞的流刑犯與苦役犯中間是很出名的。從亞列山大羅夫中央勞役監獄，和從伊爾庫茨克監獄中遷移到遼遠的雅庫梯邊境去的一批批囚犯們，都被指定在這村子裏可以得到第一次休息。

奧堯克在那時候已是一個很大的村子。在它的許多房子上面，高高聳立着一座石造的教堂的白色的鐘樓。離教堂不遠，有一所陳舊傾斜的、灰色的學校建築物。而在學校對面的一所房子上，却掛着一塊上面寫有『酒棧』幾個金字的招牌。

這個酒棧的承租人是波塔普·伊里奇·普魯沙克。他是一個很機靈的胖子，有一雙肥滿的小眼睛，待人接物總是顯出很殷勤、很甜蜜的樣子。酒是在兩家酒店裏出賣的：一家開設在上半村的村邊，另一家開設在下半村裏。每逢節日，農民們在教堂裏做完彌撒，就直接從『神堂』四散跑到各個酒店。那時候在村裏的唯一消遣就是上酒店。

我出生在奧堯克村，並在那兒度過了童年。我的回憶首先就和雅庫梯大路、和那一批批的流刑犯

聯在一起。

一聽到有囚犯走近村子，我們這些小孩就一窩蜂地迎着囚犯奔上去。我們的媽媽和奶奶也都帶着小包兒從家裏跑出來。等到流刑犯們走近村子，停下來休息時，女人們就拿薄餅和麵包圈分發給他們，並把酸酒分給他們喝。

這是古老西伯利亞的傳統。民間把囚犯們叫做『不幸的人』。每個人都認為有責任幫助他們。

孩子們胆怯好奇地瞅着那些躺在路邊、滿身灰塵的疲倦的人們。囚犯們默默地咀嚼着麵包。兵士們凭靠在上着刺刀的步槍上，包圍着囚犯，也在啃着堅硬的黑麵包，從耳杯裏喝着水。

我們這些小孩子，特別關心那些上着鐐銬的囚犯。我們認為他們才是『真正的暴徒』，我們一邊瞅着那些帶着鐐銬的人，一邊互相低語着：

『瞧，這才是真正的首領，並且有……』

等到這批休息後的囚犯再往前走時，我們大家總成羣地一直送他們到村邊去。

離我們村子七俄里的地方是席爾陀夫卡郵站。那裏有一座很大的兩層樓建築物，周圍圍着很高的木造的牆壁。這是兵站地。前往雅庫梯的一批批流刑犯都要在這兒逗留一整天——整整休息一晝夜。押送的兵士也要休息一晝夜，在這時候，就由當地的農民來代替他們做看守人。

在這種看守人裏邊也有我的爸爸在內。有時他把我也帶了去。

在白天，我們小孩子就成羣結隊，提心吊胆地在兵站周圍徘徊，細瞧着由粗木頭做成的牆壁，它們竟是那麼地高，連在它後面的兩層樓兵站建築物的屋頂也看不見。在牆壁後面經久不息地發出響聲。

聽見鎖鏈鏗鏘地作響。我們充滿了好奇心和恐怖傾聽着這種聲音。當牆內的吵鬧聲加強了時，傳來了一種尖叫，咒罵，——我們這時嚇慌了，就跑向火堆，這時用棍子武裝着的我們的爸爸，正在火堆旁邊走來走去。

到了夜裏。我們就離不開火堆。多樹脂的木柴發出強烈的火焰，紅光照耀着粗木頭的圍牆。一切都使我們感到神祕和可怕。

火堆一堆堆隔得那麼近，彷彿形成了一個環繞着兵站的不斷的火環似的。農民們撐着棍子，站在火堆中間，大概，他們也懷着不下於我們孩子們的恐怖，望着那被深紅色的亮光所照着的牆壁。西伯利亞人在外表上看來是很威嚴的，他們不怕一個人到森林裏去獵熊，但是在這裏，他們却胆小起來了。假使看到有一個囚犯爬到牆頭上來，那末所有這些『威嚴的守衛隊』，就都會帶着棍子四散溜跑……到了黎明的時候，農民們又變得快活起來。他們吵鬧地咳嗽着，互相呼喚着，抽着煙。火堆燒完了。在早晨的空氣中，散佈着濃烈的鄉下的煙草氣味。

在席爾陀夫卡兵站上發生的一件可怕的事件，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

有一批囚犯沿着大路向我們的村子走近來。像平常一樣，孩子們首先跑到村邊去迎接他們。

最先在道路上看見的是滾滾的灰塵，然後是閃耀的槍刺，聽到了鏗鏘的響聲，接着出現了第一排囚犯。太陽猛烈地照射着。囚徒們由於疲憊不堪蹣跚着。但是這一次在村邊上並沒聽到喊休息的口令。流刑犯們被緊緊地擠在兵士的圈子當中，憂鬱沉寂地走過了村子。

席爾陀夫卡兵站事先曾被指定要加強農民分隊。所以幾十輛駕着雙馬的馬車載着農民守衛隊趕

過了那批囚犯。父親把我也帶了去。

好像平常一樣，我們就被安置在圍牆周圍。

不久囚犯們到來了。很多的囚犯都因億得倒在地上。押送隊的軍官對兵士們叫嚷着什麼，用手槍恫嚇着囚犯們。囚犯們也叫嚷着。有一個囚犯舉起手來，並開始對其餘的囚犯們高聲地說着話。軍官發出簡短的口令，兵士們舉起槍來——就開了一排槍。那個講話的囚犯和另外幾個人都跌倒了。囚犯們激動起來，但是仍舊留在原來的地方。發出了第二次口令，——又開了第二排槍。囚犯們支持不住了，互相推擠着，向兵站的大門口衝去，在地上留着幾個受傷的和三個被殺的囚犯。

所有守衛的農民都離開自己的崗位，溜跑了。我和父親也逃跑了。等到心定下來回到兵站時，大門已經上了鎖。受傷的已被抬到圍牆裏面去。三個被殺的躺在那裏，用蓆子遮蓋着。

第二天在席爾陀夫卡運到了很多鐐銬。開始給囚犯們帶上了鐐銬。有一個上了手銬和腳鐐的囚犯，讓他坐在馬車上。把他用鐵鏈鎖在車子後面，往回轉運到苦役監牢裏去了。

後來很久才知道，這個被上了鐐銬的囚犯，就是大學生馬丁·尼柯拉也維奇·里雅陀夫。他以後是一個出名的布爾什維克。

隊伍繼續向前行進。農民守衛隊回到了村裏來。

沉重的困惑和不安，很久地磨折着我們這些小孩子。我們離開大人祕密地聚在一起，悄悄地談着，回想起這種鎮壓的景象就使我們驚駭。

奧堯克——是一個農業的鄉鎮。春天和夏天農民們忙於農事，而冬天則去幹運輸。從伊爾庫茨

克運了茶葉和中國絲綢到托姆斯克去。從托姆斯克——把布疋、沙糖和別的商品運回來，這些商品是商人符托羅夫、庫赫杰陵及其他商人從俄國中心運到西伯利亞來的。他們也把俄國的商品運到遠東和恰克圖——給中國和蒙古市場運輸商品，而同時也到勒拿河和齊迦洛伏城裏——給大森林的礦山運輸商品。

夏天在西伯利亞是很短促的。農民一定要在三個月中間趕完播種，開墾休耕地，從七月半起就要開始割草，而從八月半起就要收穫了。

對於冬季的播種的期限特別來得短。延遲三四天，就可能受到早降的初霜而減少收成。

西伯利亞的夏天雖然很短，但是十分炎熱，穀物生長得很快。在炎熱的西伯利亞做工是很苦的：暑熱使人困倦，加之又有蚊蚋和牛虻——西伯利亞人叫牠們爲『可惡的小蟲』，——侵襲着人和家畜。收穫在八月半開始，有時候從八月二十號開始，常常要到冰天雪地的十月才能結束。

莊稼收好之後，就到了節日。於是就辦理着婚禮，熱鬧地慶賀着聖誕節。酒棧承租人普魯沙克和酒店老闆們都大發其財……在聖誕節不斷地發生打架，常常要打死了人才完結。

過了聖誕節之後，農民們就出門幹運輸去了。

運輸的事情，在嚴寒的西伯利亞冬天的條件之下，是極端困難的。只有結實強壯的西伯利亞農民，才能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在吹雪和使人毀滅的大風雪之下遠征成千俄里的路程。運貨夫穿長氈靴或半統氈靴，穿狗皮或是羊皮外套，那要根據他們的財產而定，他們一邊拍着兩隻毛茸茸的無指手套，一邊跟在那沉重的二輪運貨馬車旁邊走着，當道路轉到山上去時，他們就推着馬車，幫助着馬匹。

在冬天那個時候，沿西伯利亞大路那些寬敞的旅館裏，總是住滿着馬車夫們。旅館主人按照和趕車包工頭們預先說定的價格一定儲藏着很多的飼料，還有燒酒儲存。

農民們給了馬一些飼料，就走進了小屋，主人拿着杯子，和四分之一瓶的酒，在門旁歡迎着趕車夫。農民們抖掉身上的雪，扔掉皮外套，從鬍子上扯下冰柱，虔誠地劃了劃十字，就從主人手中接過一杯燒酒，一口喝光。然後走近女主人。

『你好，老闆娘！請給我暖一暖，冷極了……』

『歡迎，』女主人施禮說。『請來嘗一嘗熱騰騰的白菜湯吧。大概，你們都很辛苦啦？』

在桌上已擺好一隻盛着熱騰騰的白菜湯的琉璃瓦的大湯盆，從湯盆中蒸發出了甘美的香氣。大家吃得很多。喝了很多的茶，然後就成排地躺在地板上。

大清早，農民們喝完茶，把馬駕好，大家又在白雪上趕着車子，伸展着一條黑帶似的長列出發前進了。

在幹運輸業的一般富裕的農民和中農，他們都有兩三匹馬。貧農的馬匹却要向富農租借。

我們家裏很窮。父親有一匹馬，一頭牛，一對豬。母親飼養着雞和鵝。我們有三俄畝土地，兩俄畝播種着作物，一俄畝在休耕期中。我們積欠着許多租稅，欠公營商店很多賬款，因為我家曾向那裏賒欠過做種子的穀物。父親還欠了富農的債款。自己的糧食只夠吃到春天。

我們的小房子很舊，它彷彿是對誰鞠着躬似的彎向一邊，就此呆着了。我母親很愛清潔：她常常洗擦地板，並在它上面撒上了黃沙。在窗台上陳設着花。在前室的角落裏陳列着發黑的聖像。

冬夜，我們全家都坐在火爐旁邊，在火爐裏燃燒着多樹脂的木柴。火爐照亮了也烘暖了小屋。在火上煮着晚飯。

我父親年青時不愛經營莊稼。他的青春是在大森林的金礦上度過的，他把全部工資都喝掉了。常常餓着肚子光着身板回家來。

爸爸在家住上一年半載，——又到大森林裏去了！他在礦山上得了風濕症和酒癖。

大的幾個兒子是母親一個人撫養大的。當她給我長兄葛利高萊娶親時，生活就過得比較輕鬆了。但是我家不久又遭到了不幸。葛利高萊運送兩個旅客到伊爾庫茨克去，這兩個旅客却在樹林裏殺死了他，把馬趕走了。

留下我們四個：大姊彼拉蓋依，她後面是娜達麗亞，在娜達麗亞後面是斯杰潘，在他後面就是我。我那時才兩歲。父親還在大森林裏流浪。冬天姊姊們就上城裏去做女傭。和母親一起留在家的只有斯杰潘和我。

母親親自耕種土地，播種穀物。當她上田裏去時，把我和斯杰潘留在家裏。斯杰潘看守着家，並和我玩耍。母親晚上回來了，她就料理着家務，並餵養已經餓了一天的我們。等到我們自己家裏的糧食吃完時，母親就到富有的鄰居那裏去借那烘好的大圓塊麵包，說好將來以做工償還。我們像烏鴉一樣向麵包伸着手，母親給了我們每人一片，就坐在長凳上哭了很久。

父親回到家裏來時，生活開始好轉一點。母親就不大哭，斯杰潘也開始去上學了。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陪審員是鄉村的主要長官。他們一身總攬本區內法庭和警察的政